

五一劳动节

母亲的劳动节

□朱为勇

晨光透过纱帘悄然洒进卧室,我仍蜷在被窝里,习惯性地滑动手机屏幕。一条“抢票”的热搜像块小石子,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恍然惊觉,“五一”劳动节要到了。指尖停在屏幕上方,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那年,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“五一”。

那时,孩子刚满月,母亲特地从老家赶来帮忙。因工作关系,我常常出差,母亲便默默揽下家中一切琐事。她总说:“你安心上班,家里有我。”可每当我深夜归来,总见她倚在婴儿床旁打盹,鬓角的白发在台灯下刺目闪亮。

“五一”放假时,我对母亲说:“妈,这几天你好好歇歇,去公园逛逛。”母亲笑着应下。午饭后,她便出门了。我抱着孩子站在阳台,看着她踏着阳光慢慢远去,身影在光影中拉长,又一点点缩小,最终消失在街角拐弯处。我以为她只是随意去附近走走,心里还暗自高兴,她终于肯为自己放松一下。

可直到傍晚,母亲却迟迟未归。正当我拿起手机准备出门寻找时,钥匙转动的声音终于响起。

门开了,母亲一身风尘,肩头沾着竹叶碎屑,裤脚满是泥点,手里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。她的手因用力而泛白,提袋的麻绳深深勒进掌心。

母亲下意识揉着发红的手,见我怔怔望着她狼狈的模样,反倒先开口笑道:“午饭后出去散步,顺路就去了你提过的那片水竹林。”边说边掀开麻袋,一股清香扑面而来——是一袋刚挖出的新鲜竹笋。

“今年笋冒得早,随手扒拉几下就装了一袋。晚上做个油焖笋,再给你爸捎点风干的,他最爱吃这个。”说着,母亲俯身整理笋子,细密的汗珠顺着后颈的褶皱悄然滚进衣领,湿了大半衣背。那一刻,我忽然想起,自己曾在一次闲聊中随口提到后山那片水竹林,没想到她竟牢牢记下了。

我突然发现母亲布满皱纹的脸上,眉眼更深了,原本挺拔的脊背悄然佝偻。或许在旁人看来,为了几斤竹笋奔波大半天并不值得,但母亲的爱,从来不以价值衡量。她只是想把老家的春天带上儿女的餐桌,让漂泊在外的我们尝到熟悉的温暖。至于“捎些给你爸”,只不过是她怕我们心疼罢了。

那天,母亲在厨房里哼着家乡的小调,麻利地洗切竹笋。油锅轻响,菜香四溢。站在门口望着她利落的背影,我忽然懂得:母亲的“劳动节”,从来不是休息日。她把对儿女的牵挂,藏进每一个忙碌的动作里,把深沉的爱意,煨进一日三餐的烟火中。

此时,我下意识打开购票平台,订了一张回老家的车票。这个“五一”,哪儿也不去,只想回老家,陪母亲安安静静地过几天。

学做木匠

□刘荣昌

今年80多岁的父亲,是个木匠。他打制的家具用品,大到衣柜、小到板凳,被同行们公认为精品。父亲很自信,自诩是我们这座城市中排名前十的木工“工匠”。

去年春节后,我这个平时工作紧张忙碌的中年人,因为出差比较辛苦,回家后经单位同意破例休息了十多天。在那个特别的假期里,我突发奇想:干脆和父亲学做木匠活吧。

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,他的眼睛亮了一下,立即说道:“我也早有此意,只不过看你这文字工作者实在太忙,周末又要写东西、干家务,这次休假是机会,休息的最好方式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相互变换嘛。”

说学就学。父亲从基础的推刨子、拉锯子教我,逐渐进入卯榫连接、尺寸测量、配漆刷色等环节,后面的日子,我干脆向妻“请假”就住在父亲这边。爷儿俩早上起床后,吃完早饭,父亲就手把手教我干活。父亲累了,我们就一起坐下来喝茶聊天,他彼时讲的都是木匠活的

“秘诀”。午饭后定点午休,起来后再学一会儿就准备做晚饭,和父亲饭前喝点小酒,他早早休息,我便躺下看书……也许是多年的耳濡目染,我学起来很快,当然“精”是谈不上的,有些甚至就是照猫画虎而已。

假期结束时,我独立做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矮板凳,在父亲的指导下刷了清漆。当我看到自己的第一件成型“作品”时,可谓心花怒放,特意拍了好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发在朋友圈。父亲对着板凳端详来端详去,看了半天似乎“言不由衷”地夸奖了几句,我则理解为鼓励。

又要上班了,我的学徒生涯也结束了。回忆十来天的学习时光,愉快又温馨,我深深感受到父亲的耐心和细心,尤其在纯手工的“慢劳动”中,体验到劳动就是创造,劳动和创造是美丽的。

今年的劳动节,我决定在父亲的指导下,做一点复杂些的小物件。我和父亲在劳动中体现出的浓浓亲情,将一直蕴含在爷儿俩的心里。

那些夏日里的采摘时光,那些茶汤氤氲的温暖,早已化作我生命里的蒲公英,在岁月的风中飘飞。

采摘蒲公英

□王红梅

初夏的风掠过城市花坛,几株蒲公英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悄然绽放。它们星星点点地缀在青草丛中,黄得耀眼,白得轻盈,恍惚间,记忆的时针被拨回到乡间的夏日,母亲弯腰采摘蒲公英的身影,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母亲带我去山坡上采蒲公英。我提着竹篮跟在她后面,看她灵巧的手指在草丛间翻飞,不一会儿便采了半篮。蒲公英花气味清香,略有丝丝苦味。那时,我尚不知这小小的野黄花竟有如此多的妙用,只觉得它们好看,采来观赏也是极好的。母亲说,这花晒干了泡茶喝,可以清热解毒。

母亲告诉我,蒲公英浑身都是宝,花可以泡茶,叶子凉拌,根能入药。我蹲在田埂边,看那金灿灿的小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母亲教我采摘时,不断提醒我要选那些刚绽放的花朵,连着一点茎掐下来,这样晒干后泡茶才香。我小心翼翼地掐下一朵,鼻子凑近闻了闻,有股淡淡的青草香,并不十分诱人。母亲却笑着说,等晒干了泡水,味道就不同了。

采回的蒲公英花,母亲会仔细地铺在竹筛上,放在阴凉处晾晒。我时常蹲在旁边看,那些金黄的小花渐渐失去水分,颜色由亮黄转为暗黄,最后成了枯黄的一小团。母亲说晒得越干越好,这样保存的时间才长。晒好的蒲公英花收在铁罐里,罐子一开,便

有一股特别的香气飘出来,不似鲜花时的青涩,倒多了几分醇厚。母亲用沸水冲泡,金黄色的茶汤在玻璃杯里荡漾,热气氤氲中,我仿佛又看见了田野里那些随风摇曳的小黄花。

第一次喝蒲公英茶,我颇有些踌躇。那茶汤颜色虽美,入口微苦,回味中带点甘甜。母亲说这苦味正是它的好处,能清火明目。我皱着眉头喝下半杯,果然觉得喉咙清爽。偶尔我咽喉肿痛,母亲还会在茶里加一点蜂蜜,说这样效果会更好。蒲公英的苦与蜂蜜的甜,在舌尖交织,竟生出一种奇妙的和谐。

现代人整日对着电脑手机,眼睛干涩疲劳,喝些蒲公英茶也是极好的。这些知识,都是母亲一点一点教给我的。她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,但对这些草木性情却了如指掌。现在市面上卖的蒲公英茶包装精美,价格不菲,却总是少了些什么。或许少的,就是母亲那双粗糙的手亲自采摘晾晒的温度吧。

风又起,城市花坛里的蒲公英绒毛轻轻飘散,带着种子飞向远方。我蹲下身,掐下一朵小花放在掌心,那抹金黄依旧耀眼,却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母亲已离开多年,可她教会我的,又何止是辨认蒲公英的本领?那些夏日里的采摘时光,那些茶汤氤氲的温暖,早已化作我生命里的蒲公英,在岁月的风中飘飞。

你看,每个人的生活都有闪亮的光点。这个世上,人生多种多样。一个人,不管外表看上去多么朴素,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,都可以为世界捧出一份特别之爱。

自有光亮

□丽宏

暮春时节,在深山区的老家小住,偶遇一位初中同学。寒暄片刻,她说要去南山脚下,喊她的100多头羊回家。

我顿感惊奇:“喊羊?羊认你吗?”

她哈哈一笑,说:“咋不认!跟我去看看!”那神态,开心又自豪。

我随她来到山坡下一片开阔地,只见她停下脚步,背着手,仰起头,面向南山放开了喉咙:“来来来来!噜噜噜噜噜……”那一连串象声词有板有眼,抑扬有致,像山歌一样飘在风里。

然后,她停下静静等着,胸有成竹的样子。

忽然,她用手一指:“喏!山顶那棵老松树下,看到没?头羊在那。”我眯眼远眺,只见一道白色影子在绿色枝叶间晃动。顷刻间,半山白乎乎的影子,在绿色灌木丛中跃动起来。它们四散而聚,呼呼啦啦,争先恐后往下奔,像一支庞大的冲锋队伍,场景分外震撼。

十几分钟后,羊群已聚集在我们周围。落后的几只也在加速奔跑过来。她微笑着,笃定地清点她的羊只。

我感慨极了。二十年前读初中时,我使尽力气、发奋学习,一心要扑向山外的世界,仿佛留在村里,就意味着人生的失败。

而她,是留在村里的一个。

她过的是村妇生活。穿戴不光鲜,说话不文雅,可她怀揣简单目标,过着简单的日子,充满把控生活的力量感。

她是自己生活的主角,自信而快乐。是的,生活无所谓高下,每种人生都有自己的精彩。

生活里,我时时会遇到这样阳光向上的人。

我上班经过的路口,有个“牛舌头”烧饼小摊,木案上的烧饼,金黄外皮,粘满芝麻,看上去特别诱人。摊主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,爱说爱笑爱唱。烤烧饼对他来说,似乎不是在努力干活,而是在轻松享受。他手里拿小擀面杖轧面剂子,动作有节奏,脚和腿也配合着节拍。到关键时刻,他的擀面杖一敲,“嘎”的一响,脆亮。

他的烧饼摊周围,总聚拢着一堆人。那踩着节奏烙出的烧饼,想想都是好吃的。烧饼小哥,每天烙700多个烧饼,每个烧饼卖3元钱。几年间,他靠自己的劳动在县城买了房、买了车。日子虽辛苦,但明媚而快乐。

你看,每个人的生活都有闪亮的光点。这个世上,人生多种多样。一个人,不管外表看上去多么朴素,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。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,都可以为世界捧出一份特别之爱。

